

靳春 著

水灯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靳春 著

水灯

121
489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灯/靳春著. 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6. 12

ISBN 978-7-80206-153-8

I. 水… II. 靳… III. 长篇小说 IV. I212. 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3345 号

书 名: 水灯

著 者: 靳 春

责任编辑: 田 军

策 划: 杨 昱

封面设计: 吴媛媛

版式设计: 于艳芬

责任校对: 杨 敏

责任印制: 柴自邦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法律顾问: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

总经销: 新华书店总店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装 订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7.0625

字 数: 392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06-153-8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仇鼎盛娶成了媳妇，是位叫张毓卿的。

古老的太罗河，由东向西流淌……两岸危峙的荒山，光秃秃的，很少有覆盖的植被。虽然他们属于管涔山体系，但是牵强附会似的，同地道的管涔山差得远了。那里是青松、白杨……郁郁葱葱，一派蓬勃的景象。这里惟一湍湍奔腾的河水，还给人一点情趣，其它的再也唤不起人的欲望，一副典型的黄土高原的褐灰模样。

张毓卿骑着一头黑灰毛驴，心情郁郁寡欢，肚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也品不出个酸甜苦辣咸。她身后的女儿猫猫，已经九岁了，在毛驴尻子上，两臂紧紧地搂着她的腰，像铁箍圈着木桶一样。她在心里苦楚地想，猫猫，从今往后，咱娘儿俩就又过一种日子了，她望着两岸的山，分明在挤压过来。唉，她是在两岸的罅缝里寻找出路，不由得眼里泪水潸然而下，像太罗河里清澈的流水。她回首望望那座隐隐可见的老营城，逐渐被山遮住了……而仇鼎盛正跛着一条腿，一颠一颠地疾走。蓦地，张毓卿心里抽搐一下，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。

他们又过河了。仇鼎盛讨好地对张毓卿说：“慢点，你把缰绳递过来。我到前面去，探个深浅。”他挽起裤管，一手提溜着一双家做的灰土布牛鼻旧鞋，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缰绳，一步一步，小心翼翼地朝河里走去。时下，正是初夏，按照北方的季节，河水还是够冰凉的。尤其是他的左脚负过伤，两腿浸在河水里，冷得打颤，再则，是走路的缘故，刚才还感到脚底有汗，湿腻腻的，一旦迈入河水里，落差较大，不感到冰凉才怪呢。仇鼎盛尽量走河水宽的地方，有时由于不摸底细，一脚深一脚浅的，免不了打个趔趄。张毓卿两手用力抓着篓驮沿子，眼睛朝远处盯着，不使自己头晕。突然，毛驴前蹄颠了一下，张毓卿朝前杵去。在这紧急时刻，仇鼎盛一仄身，两手撑住了张毓卿。只是有些太急，手里提溜的一只鞋掉了。眼看着鞋被卷入漩涡里，待毛驴重新迈出蹄子，鞋已漂走有几丈远了。上岸以后，他欲要

追寻。张毓卿叹一口气，低下头，说：“算了，别追寻了。篓驮的包袱里有一双新鞋，你穿上吧。”她提起包袱，解开挽着的结子，将一双家做的黑布圆口新鞋给仇鼎盛递去。仇鼎盛惊喜地双手接过，低头仔细看看，啧啧，做工精巧，一针一线，均匀恰当，可见张毓卿心灵手巧，针线活儿肯定在当地是出类拔萃的。他将鞋穿上，又在湿漉漉的河畔上跺跺脚，一笑，说：“正合适呢。”说罢，看看张毓卿，又有点难为情地转头。他瞟一眼地上的一只家做的灰土布牛鼻旧鞋，有心捡起，但又想到另一只已没了，况且是在张毓卿面前，只得罢了。仇鼎盛从心里感激这个女人。要不是她包袱里带着一双新鞋，回村也不知丢多大的丑啊。他抬头望望张毓卿，说：“多亏你了，要不，我也不知咋回村哩。赤脚跣踏的，惹得邻里笑话。”张毓卿望着远处，捋捋鬓发，显得极平静，说：“这也没啥，原先是给他做的……后来，我爹留着穿太大，我就带上了。”说罢，又凄苦地笑了。

张毓卿是东庄村人，在周围是颇有名气的。她是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，在六岁时，就被父亲打发到村上的私塾里读书。因她天赋好，很是博得先生的赏识。五经四书，她读得不少。村里人重男轻女，像她能上学的寥若晨星。当然多数是因家境贫寒，拿不出学费。有人对张毓卿她爹说：“女孩子家，迟早要出嫁的，还去学堂念啥？”张毓卿她爹豁达地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不管男的还是女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嘛。识几个字总比不识几个字强吧？至于出嫁，这倒是真的。她到婆家，也不会当个睁眼瞎了。”自然，说得人心服口服，谁也不会驳的。从心底里，他们想让女儿真有出息，从给起的官名就能看出，渴望女儿能成为个女官。家里没有读书人，哪来的做官人？可惜，张毓卿没能做官，去遂她爹的心愿。后来，张毓卿大了，再则由于战乱，只得从学堂出来，十六岁便出聘了。张毓卿找的对象是她表兄。她们这段姻缘，很像古老的故事。婚后的生活，很是幸福，因她表兄也是殷实人家。倘若按照土改划分成份，划为上中农是绰绰有余的。十九岁时，张毓卿生下了女儿猫猫。在猫猫一岁的时候，张毓卿的丈夫被抽丁参军了。他跨过长城，到了归绥。那支队伍是属于傅作义的。张毓卿的丈夫走后，一直杳无音讯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，张毓卿上伺

公婆，下候女儿，出出进进，含辛茹苦。一天里既要下地、做饭，又要饲养牲畜，是够忙的。每当夜深人静，躺在炕上，身子像散了架一样。那时，正值她的青春妙龄，免不了思念丈夫。后来，公婆几次暗示，要她改嫁。在公婆看来，儿子怕是不在人世上了。当然，公婆暗里议论这事，总也泪眼婆娑。张毓卿却坚定地相信，丈夫是会回来的，他不会撇下妻子和女儿，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冥冥的地方。如此，一年又一年，她苦苦地熬盼着。在她二十七岁的时候，一位从归绥回来的人，悄悄地说：“张毓卿的丈夫，早在两年前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张毓卿不啻当头一棒。她有五天未出门，暗暗地抽泣。村里人又见她时，她像变了个人样儿。脸面憔悴，人也瘦了一圈。她到老营城货铺买了两疋白布，给自己和女儿猫猫各缝了一身孝衣。按照村里古老的习俗，她们穿了七七四十九天，也就是直到尽七。尔后，张毓卿便带着女儿猫猫回到了娘家。一日，她爹看着她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看有合适的人，你就找下吧。古话说了，车不得圆，人不得全。只要诚恳，不憨不愣，能过日子，也将就了。”张毓卿只是低头，停下手里做的针线活儿，静静地听，没有丝毫的表示。她娘眼泪汪汪的，一再劝说：“你是寡妇人家，也不能挑肥拣瘦。再说，还有猫猫。只要人家不嫌弃，能着的（着的：指不另眼看待，各方面照顾的周到）猫猫，就行。前些日子，你二姨说破堡村有个人，是负伤从宋支队（宋支队：即宋时轮部队）回来的。人挺耿直，诚实。虽说脚有点跛，可也不碍事。你要有意，让人家来一趟。你们当面锣对面鼓，敲得鸣擂得响，免得事后又反悔。这世道别家都是爹娘说了算，你爹怕你受了委屈，要由你自个决定。”张毓卿抚弄着给猫猫做的一件上衣，说：“已到这种时候，也没啥太大的希望，只要猫猫跟着不受寃（受寃：指遭遇痛苦，活得难受），我就放心。人心隔肚皮，也不晓得人家是啥想法，水深水浅，只得自个去跳。让我二姨告诉人家，我们见见面。是狐是狼要真的，不要让人替代。”张毓卿知道，寡妇再婚，有不少是弟弟替代哥哥，或是小叔替代大伯会面的。一旦娶回，却不是原来会面的人。那时，生米做成了熟饭，寻死上吊，撒泼打骂，也不抵事。古老的承袭，将偷梁换柱，移花接木，

运用得特别娴熟。不几天，张毓卿她二姨领着那人来了。那日，张毓卿从地里回来，只见炕上坐着一位陌生的男子，同她爹交谈。她敲立在柜旁，仔细地审视着，像是在老营城货铺里买一件东西一样。人长得还可以，个头也不低，浓眉大眼，颧骨有点高，显得面孔清瘦。他赤脚盘腿坐着，左脚面上有一结痂的伤口。听他自个介绍，叫仇鼎盛，弟兄两个，他排行老二；从未娶过，皆因家贫，已经有三十一岁了。他有些羞赧地承认，自己脾气太躁，还爱赌钱。不过，这些毛病，他一定改正。在说的时候，仇鼎盛也不时偷偷地瞟眼张毓卿。在仇鼎盛眼里，张毓卿确实是个标准的美人，高高的个儿，白净的面孔，亮亮的眼睛，且是双眼皮，高翘的鼻儿，不薄不厚的嘴唇。相比之下，仇鼎盛倒觉得自惭形秽。不过，他也不是那种推不前攘不后的人，只是自己左脚受了点伤。要说见多识广，怕还在张毓卿之上。他是一九三七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参军，在河北省昌平县二道关同日寇作战负伤，才复员的。回到破堡村，又当了民兵队长。在周围也是个人物。张毓卿看他比较实在，有谁在相亲时自个揭自个的短呢？再看他的衣着，也是带着补丁的，那双家做的灰土布牛鼻鞋，在地上的墙旮旯里，前脚尖已磨得发毛了。仇鼎盛涩涩地说：“咱家里太穷，不过，是攒下点银钱，那是准备娶媳妇用的。毓卿要是乐意，我也没啥说的。”张毓卿心想，哼，你倒嘴里甜腻腻的。八字还没有一撇，就毓卿毓卿的。张毓卿她爹拿过烟灰缸，那是横截一根奇形怪状的树根，按自然形态做的，像头抖毛的狮子，将烟锅叭叭地磕着，看看仇鼎盛，又看看张毓卿，这才慢慢地说：“只要你俩看中，银钱我是不要。以后过日子，你们还得用。说一千道一万，你得对猫猫好。不要这会儿说得比唱得还好听，娶过就变卦了。这事，我也见得多了……”仇鼎盛急急地说：“我不是那种人。一旦成了，我会对猫猫好的。不过，眼下说多少也是虚的，到时才是实的，你老也就知道了。”张毓卿听着，觉得仇鼎盛说话，还挺有分寸，“一旦成了”，有个前提，不像有些人，为了博得对方的欢喜，信誓旦旦，像已是他的人。话已说到这份上，张毓卿也不得不表态了。她很平静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我是寡妇，又拖着猫猫，这你清楚。天还有个阴晴呢，一

个锅里搅稠稀，也难免磕碰，只是得相互忍让，不能太较劲儿。”张毓卿她二姨一听，一拍巴掌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你同意了？嘿，二姨磨破鞋底也不喊硌着脚疼了。你听二姨的，没错……”这桩婚事，也就成了。只是张毓卿总感到有点不太满足，也不知是啥原因。夜里，她翻来覆去地想，她是用表兄去衡量仇鼎盛的，总觉得表兄的优点多，仇鼎盛的优点少。或许，这就是老人们说的，东西是新的好，人是旧的好。可是，她又安慰自己，横竖答应人家了，也许，仇鼎盛真的不错。如此一来，心里又踏实一些。睡吧，再想也没用了，是好是赖，再过两天，就得上路了。

仇鼎盛赶着毛驴，一进破堡村，那攒聚在街上的人们，都围过来了。女人们也站在窑洞畔上，看着仇鼎盛和张毓卿。张毓卿在路上已听仇鼎盛说了，这个村叫破堡村，是因离村西面二里有个破堡而得名。破堡村在周围是个大村，姓氏庞杂。自然，这样的大村不比小村，一旦邻里有了争执、纠纷，人多口杂，也显个明暗。张毓卿骑在毛驴上，不卑不亢，眼睛注视着那些座落在土坡上高低错落的住宅。“哟，咋大天白日回来了？”有的女人惊讶地问。“听说人家不讲究那些套数。也真是的，当个寡妇再嫁，还得黑天半夜启程，活活把人糟践死了。我看，这就挺好……”也有的女人在回答时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仇鼎盛的大嫂石榴花来接妯娌，她心眼儿乖巧，有时说话又爱绕弯子。她看到毛驴上还有猫猫，笑着对周围人说：“哎呀，我还不晓得，耗子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哩。”人们被石榴花的话逗笑了。这话，虽然说得不高，可是张毓卿听到了，心里像针扎一般痛楚。她咬咬嘴唇，强忍着眼里涌出的泪水。心里恨着说，你没儿女？看你那个黑不溜秋样儿，怕是要绝仇家的根哩。你神气个啥？骑驴看唱本，咱们走着瞧。张毓卿拿眼剐了仇鼎盛大嫂一眼，不吭一声。在这之前，仇鼎盛向张毓卿讲过石榴花长得模样。不用细看，张毓卿断定，她就是石榴花了。人群簇拥着毛驴上了石头扎的坡路，直朝仇鼎盛的院里走去。尤其是孩子们，跑前蹦后，直盯着张毓卿和猫猫，倏地又蹿前，重复先前的样子。张毓卿在毛驴上看清了仇鼎盛的住宅，是傍崖打得两间窑洞，窗子上堵着破席片；倒是站在院前，居高临

下，把全村一览无余。此时，通向院里的斜坡上有两捆柴扎的旺火，正哔哔叭叭地燃着。不时，还有“咚——咣、咚——咣”的炮竹。张毓卿被感动了，按照古老的讲究，寡妇嫁人，是不能点旺火，不能响炮竹的。仇鼎盛敢于如此，也是条敢碰硬的汉子。一阵热闹之后，石榴花陪张毓卿进了窑洞。等眯下眼来，张毓卿才看清，地上立着半截破瓮，是盛水的，墙角有个瓷盂，是豁沿的。一箩头劈柴，放在锅台下。炕上放着一斗莜麦和半瓷盆小米。一半破席片上卷着肮脏、破烂的铺盖。这就是仇鼎盛的全部家当……石榴花说，她还有事，不能多呆，走了。仇鼎盛在院里就被村长喊去，是有急事。张毓卿感到一阵凄凉、悲戚，又一次地哭了。猫猫看到她哭，也泪流满面。太阳落山了，还未见仇鼎盛的面。她们行了四十余里路，中午又未吃饭，况且，张毓卿也咽不下去。张毓卿问猫猫饿不饿，猫猫回答不饿。邻里一位老大娘送来三个糜窝窝，然后拿着火镰啪啪地打着火，点上油灯，烧暖炕，窑里才有了些生气。老大娘看着张毓卿，极诚恳地说：“媳妇，真个委屈你了。唉，俗话说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你将就一下，以后会好的。鼎盛有事，他是个好人，怕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着的。”张毓卿很是感激，说：“大娘，你回去吧。等一会儿，我收拾一下。”老人走后，张毓卿下炕，开始打扫。一边打扫，一边思想，这就是我的家吗？我和仇鼎盛将在这里过一辈子吗？她又给猫猫熬了两碗稀饭，在火上烤了一个糜窝窝，看着猫猫一口一口吃下，才减轻心里的苦涩。

石榴花回到家里，一直想着心事。她是仇家的大媳妇，按照老辈的说法，老嫂顶母。现在仇鼎盛总算有家口了，她也该放心了。可是，又觉得失去啥？过去仇鼎盛同她们一道搭伙吃饭，从今往后，他和张毓卿就要另起炉灶。仇鼎盛有几个银钱，都交给她了，由她给保管着。眼下，要全部往出拿了，心里总觉得别扭，不是个滋味。有心剋扣几个，又怕张扬出去，让周围人知道说三道四。人说，见钱眼开，可谓精辟。刚才又见张毓卿生得漂亮，人也精明，怕是以后要和自个比个高低。心里又酸溜溜的，有些不服。她自恃对仇鼎盛有功，

吃呀穿呀，哪顿不是她高一碗低一碗伺候，哪件不是她紧一针慢一针缝缀？思前想后，她对仇鼎盛问心无愧。如今，娶回媳妇，会不会将她一古脑儿忘个干净？这样一想，她打定主意，等丈夫回来，将牌摊出。这回是骡是马，该拉出来遛遛了。无非是要看看丈夫的态度，明朗不明朗，坚决不坚决。“哼，猫不急不上树，狗不急不跳墙，真个逼得急了，我也会咬人的。”

石榴花是石沟村人。石沟村离破堡村仅五里，从破堡村西翻个脊梁就到了。石榴花娘家子女多，吃得短缺。从她记事，家里就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。爹给村里姓刘的一家揽工，年终才能得到一些工钱、几斗粮食。过年，吃上顿荞面包着的山药丝和豆腐搅混的饺子，是盼望已久的奢侈品了。在穿戴方面，从未见爹给带回新布。母亲也是穿着绵羊皮做的裤子，由于夏天酷热，被汗浸透，又干成硬板，一走，欹啦欹啦直响。至于冬天，母亲和孩子们蜷腿在炕上苦一块破烂的被子。石榴花长到十二岁，还是光腚出门。自幼穷困惯了，也没啥大的追求。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。因此，一旦有人给石榴花提亲，父母也不过多挑剔，只要家里少一张口，也心满意足了。十五岁时，她嫁给仇鼎昌，也就是仇鼎盛的哥哥。石榴花一到仇家，便独立撑起家务。因仇鼎昌父母下世早，仇鼎昌又是个老实人，给村里姓郝的一家放羊。自然，推磨、挑水，全部落在了石榴花名下。她虽然年龄小，可是有的是精力。再则，她也会精打细算。吃晚饭时，她不让点灯。她说：“饭又不会吃到鼻孔里去，点灯干啥？”仇鼎昌挣回一疋白布，她会用灰菜汁染成黑的颜色。她将仇鼎昌、仇鼎盛从头到脚，打扮得新是新、旧是旧。难怪邻里一再夸奖石榴花，是百里挑一的好媳妇。石榴花听到这些，心里喜滋滋的，像吃了蜜糖一样。对仇鼎昌、仇鼎盛更是体贴入微。她心里更加坚信，只要勤奋、勤俭，一定会过上殷实的日子。她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，男人是耙子，女人是匣子。男人搂回的钱，女人就要保管得好。从心里她对母亲鄙视，一方面父亲拿回点东西，母亲不会去保管；二方面母亲手脚太懒。她们兄妹打回的柴，母亲大把大把地往灶口里塞，以至柴只冒烟不发火，不几顿饭便烧光了。姐妹们衣服破了，母亲也不晓得拿起针线缝补，结果，窟窿

越磨越大，最后只得扔了。暗里明里，邻里也一再耻笑。唉，有时她心里叹息，父亲遭遇母亲，一辈子也别想过上个顺心的日子。几年下来，石榴花已悄悄地积攒了一笔银钱。当然，这里面有仇鼎昌的放羊工钱，但更多的是仇鼎盛给人家揽活挣的工钱，以及仇鼎盛赢的赌钱。石榴花曾对仇鼎盛不止一次地叮嘱：“你得手脚细点，挣下的钱，赢回的钱，说啥也得交回来。你不能一辈子一人生活，得成家口，得有个给你暖被窝的。年轻时咋也好说，年老时你咋办？人说钱不要少了，人不要老了。有几家能过这样的滋润日子？生老病死，谁也脱不转的。关键是个自个要对得起自个。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你别怨我对你管得严，严对你有好处。不给你戴个笼头，你是不会顺道走的。你也记着，交回多少，心里有个底儿。一旦需用，也得吭声……”最后这话，是告诫仇鼎盛，同别的媳妇厮混，石榴花是有限制的。仇鼎昌有时对石榴花看不顺眼，免不了叨叨几句：“我说，你也别太顶真。他已二十大几的人了，还能香臭不分？他在村里，我们也不能时时跟着。”石榴花则眼一白，说：“你们男人，见到女人都像苍蝇闻到腥一样。我是怕他沾着下不来了，这不毁了他一生？那时，让村里人指戳你我的脊梁，你不害臊，我还嫌羞。退一步说，我们做到了，他开门掉到沟里，也没怨了。”如此，石榴花对仇鼎盛三日一叮，五日一嘱，自然，仇鼎盛也不敢太放肆。如今，总算给他娶过媳妇了。这里面的苦衷，谁又能道得清楚？

石榴花将头探出门外，仔细窥视，尔后才将门关上，又闩上了插关。她从锅台下放柴斧儿里挖出埋藏的瓷坛，抱到炕上，倒出里面的银圆，站在地下，一枚一枚数了起来。她口里念念有声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一百三十五……一百五十五。”是的，是一百五十五。她又将银圆分成两摊，又一一数过。一摊是七十四，一摊是八十一。“对，给仇鼎盛他们七十四……不行，咋是个整数？七十四，也给他们太多了。”石榴花心里这么想着，有一阵子盯着银圆，难以决断。她抬头望着几根木扎的窗子，见太阳只在东窗边上闪着一缕光线。她知道太阳快要落山了。稍倾，她又从七十四里拿起三枚。“不行，还是太多。”又要取时，心里顿然一亮。“七十一？对，气死你。”这回，她

高兴了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她心里清楚，虽然多给了仇鼎盛他们一些，也怪揪心的疼，但是因是七十一，也值得了。她并非是针对仇鼎盛的，说白了是要给张毓卿看的。“你是高门槛出生，肚里装着墨水，看你能不能破我这个谜？不知，你也算不得精人；知了，让你心里一辈子不得劲儿。”

破堡村人，都在暗里悄悄地议论，说仇鼎盛和他嫂子有蹬腿的事。主要理由是石榴花对仇鼎盛太好了，看石榴花将仇鼎盛打扮得比仇鼎昌还精神。再则，仇鼎盛拿回的东西全部交给了石榴花。有人也曾曾在石榴花和仇鼎盛俩人在家里的时候，偷偷地听过。但他们说话声音极低，偶尔有嗤嗤的笑声，也像是捂着嘴的。因此，人们又说，他俩太精明了，横竖让你寻找不到丝毫的罅缝。唉，也有人哀叹，他俩欺侮仇鼎昌老实。仇鼎昌是被端一脚也蹦不出个屁来的人。但也有的反驳，不以为然地说，这有啥奇怪的？自古嫂子和小叔子没大小，有蹬腿的事，又不是一家两家。再说，仇鼎盛是光棍，石榴花不把住他的话，谁知他能野个啥样？三十年光棍，看到母猪还是重眼皮呢。至于他们，总是一家人嘛，钱又不往外掏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说罢，一笑了之。那么，石榴花和仇鼎盛的关系，究竟怎样？只有石榴花知、仇鼎盛知、天知、地知。暗里，石榴花对那些胡吖乱吹的，恨不得搯他几个耳光，因她是清白的。一日，仇鼎昌因有急事，傍黑去邻村，又不能返回。石榴花便去找仇鼎盛，她一揹门，从里面插着。石榴花仄身走到窗下，摇一摇窗框，尘土簌簌往下掉，她“噗噗”啐几口，说：“咋就挺尸了？天还不太黑嘛。”里面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……不一会儿，仇鼎盛说：“嫂子，我才回来躺下，这就给你开门。”石榴花不耐烦了，说：“你磨蹭啥？”仇鼎盛将门打开，石榴花推他一把，径直进了土窑洞里。石榴花四处瞅瞅，在朦胧中也没发现啥。“我还以为你又将素女带回来过夜呢。”仇鼎盛一副坦然的樣子，摊开两手，说：“看嫂子说的，我又不是熬得分不清个三多二少。我得攒钱，迟早也得成个家呀。这会儿胡作非为，到时后悔也晚了。”石榴花盯着仇鼎盛，说：“对咧，你也不小了，人说人出三十无少年，是不能太张狂了。我寻思迟早也得给你找个对象，你哥又去南口

村给你说去了。听说，女的死了男人，才二十三岁。不知你见过没有？我是来向你说声。你哥要是明儿赶不回来，还得你给放羊，只一天嘛。”说毕看着仇鼎盛。仇鼎盛憨憨地笑着，不吭一声。石榴花嗔怪，说：“你呀，是给你说媳妇，你还害羞？”看着仇鼎盛窘迫的样子，石榴花产生了疑虑。这时，眯下眼来，石榴花看到炕上破被下有个缓缓颤动的东西。石榴花完全明白了，她对仇鼎盛刮一指头，笑了。石榴花又使个眼色，摆一摆手，提高嗓音，说：“看你那个样子，我知道你又想到索女了。我看，你这辈子是离不开她了。”石榴花一撒腿跳上炕，朝破被一尻子蹬下去，说：“活鬼，我进门来，还没看见。你躲个啥，躲得了初一，还躲得了十五？你们的事，以为我不晓得呀？”索女在里面哼哼呀呀，一再讨饶：“我的仇大嫂子，你别蹬我了。唉呀……我的妈呀。你停下来，我的肠子也被你蹬出来了。”石榴花揭掉破被，看着索女满脸大汗，哩哩啦啦，笑笑，说：“大妹子，我说的话，你也听到了。你也别怨恨我，我毕竟是他嫂子，我得张罗着给他娶个媳妇。你们相好，也不是一月两月了，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也没有不冷的戏台。”索女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说：“嫂子，你挺狠心。我可没招惹你呀？你咋这样来对待我？狗的，你是眼红我了，恨我占你的窝啊。你说，你俩是不是也有蹬腿的事儿？”石榴花嬉嬉一笑，说：“咋？还嫌我蹬你不够数呀？我看你是偷吃狗转的，记吃不记打……索女，我不跟你磨牙了。你想说也好，不想说也好，反正舌头没脊梁，横竖由你了。”石榴花跳下炕，又对一脸尴尬的仇鼎盛说：“你说得比唱得还好听……你得给索女几个银钱，身子给你了，总不能让她吃亏。哎，你俩在吧，我还有事，得先走了。”从仇鼎盛的土窑洞里出来，石榴花打定主意，一定得给仇鼎盛找个媳妇了。看来，不把他拴紧住，是不行了。石榴花回到家里，想到索女的胡嚼乱咬，脸腾地红了。对哩，我哪点不比索女强？白丑黑袭人，破堡村人，想同我好的还不少，只是我还看不上眼。你在外面混我不管，咋引回家里呢？因此，从这以后，她对仇鼎盛便强硬起来，对银钱也抠得更紧了。当然，索女并未像她说的那样，在村里唾臭石榴花。石榴花表面上不以为然，心里却对索女警惕了。一旦

索女说出，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那时，她的脸面，真没处搁了。至于给索女银钱，她才不让仇鼎盛给呢，只不过大面摺得过去，再说，也是为得拉拢索女。你不咬嚼我，嘴上站个把门的，日后给你几个，倘若说出去了，你也休想得到一星半点。手里攒下的银钱，又不是刮风速的？那是弯腰趴胯，苦一点汗一滴挣来的。你炕上一躺，两腿一叉，就该得到？哼，你盖上八床被子做梦去吧。人们发现，仇鼎盛穿戴不像过去那样新是新旧是旧了，虽然比在村里别人，还说得过去，但是同以前相比，明显地穿戴差了。石榴花逢人则说：“攒着给他娶媳妇呢。一辈子跳人家的墙头，也不是个办法。人家对他再好，也总归是别人家的媳妇。儿要自养，谷要自种，道理一样。”也有的人戏谑，说：“有你，一辈子还有啥惆怅的？我要是仇鼎盛，甘愿打一辈子光棍。只怨咱没那个福气，也摊不上呀。”石榴花捶他一拳，不恼不怒地说：“刘谦倒是打了一辈子光棍，借地长出你这棵苗来，最终还不是贺家的？临终，你也没给他端一碗水。你不觉得亏心，我倒觉得寒心。天地良心，你也不怕脏了？”戏谑的人脸憋得通红，喉结蠕动几下，但被噎得泛不上一句话来。石榴花拍拍他的肩膀，又豁达地说：“咋的？你也馋得熬不住了？想让嫂子给你暖暖被窝，那你来呀，嫂子也不会掐你耳光。嫂子现在就解开扣子，喂你几口奶水，让你尝个新鲜……”那些日子，石榴花正给别家奶着孩子。说着，石榴花掀起上衣，露出两只奶子，像活泼乱蹦的大白兔子。石榴花一手握着一只，用力一挤，“滋”地一声，两股乳汁，射在戏谑人的脸上。她哈哈大笑，窘得戏谑的人只恨没个地缝藏身。从此，破堡村人，再也不敢当面说她的荤话了。

“妈，哪来的这么多银圆？”石榴花正面对两摊银圆发怔，猛不丁地女儿小枝把头杵在她臂下，着实吓了一跳。“你是啥时回来的？我还闭着门呢？”小枝瞪着一对圆眼，两手托着下颏，两肘撑在炕沿上，说：“我早回来了。你闭门时，我在窑里暗处。”石榴花看着女儿，一再叮嘱：“你知道了，这些银圆你不敢说出去。等一会儿，你爹回来，让他给你二爹送去。你也不敢说家里还有多少。一旦有人问你，你说啥也不知道。让人知道了，人家会来偷的。”小枝点点头，

说：“我听妈的。有人问我，我说家里穷得啥也没有。妈，咋娶二妈不吃顿油糕？也不叫亲戚来呀？”石榴花不耐烦地把小枝推到一边，说：“你小孩子家就不晓得了，兵荒马乱，万一日本鬼子来了，不就遭殃了？再说，咱小户人家，不比别家，哪能应承得起？”小枝眨眨眼，用手指着：“有这多银圆……”石榴花截住话头，说：“你二爹娶你二妈还没给下彩礼呢。除去人家要的，还能落得几个？你倒是草筛罩月亮哩，心眼儿不少。”她把小枝搡到门口，又一再催促说：“去吧。看你爹回来了没有？天也快黑了。”尔后，又仄转身，走到炕前，将一摊多的银圆装入瓷坛里，将一摊少的银圆用一块白布包起。

12
仇鼎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村里，已到掌灯的时候。他在院里脱下家做的圆口黑布鞋，磕磕里面的泥土，又在一堆柴前，将两脚蹭蹭，才穿上鞋回到家里。石榴花端上小米、莜麦面、山药做的稀和饭，又擦了一碗腌萝卜丝，一家人便吃晚饭了。石榴花盯着仇鼎昌，说：“今儿回来这么迟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老二娶亲。”仇鼎昌吸溜着稀和饭，问：“老二娶回来了？咋不在这里吃呀？我是想早点回来，又想着给人家揽活也难，那些羊吃不饱也不行。你多费点心，照应一下……”石榴花顶呛，说：“你当甩手掌柜，也不体谅我的难处。”稍停一下，又平静地回答：“老二媳妇够俊俏的，还带着个娃娃儿。不管咋说，老二这回有家口了，我们也放心了。从今儿开始，人家就另起锅灶了。我把白的数过了，也不太多。我看给他们七十一吧。”仇鼎昌抬头，停下咀嚼，思索一阵儿，说：“太少了？匀一半给他们也不多。你也清楚，多数是老二……”石榴花放下碗筷，不悦地说：“七十一也不少了，他能拿回万儿八千来？吃呀，穿呀，过去哪样不得花费？你当这穷日子好过？小枝都快圆岁了，我还舍不得给换条裤子，她仍穿着破裤子疯跑。”仇鼎昌一听石榴花语音不对，也不再插言，只顾埋头吃饭。仇鼎昌是典型的怕老婆人，老婆一说，心里怵慌，但又想到爹娘下世太早，自己做为长兄，咋能占仇鼎盛的便宜？他心里也清楚，那些白的都经过他和仇鼎盛之手，具体数目不清楚，但大体八九不离十。石榴花从来没有具体告诉过他，他也从不过

问。石榴花说：“老二娶过媳妇了，以后就是两家了。隔开门另家过，你就别替他操心了。他又不是一只眼的耗子，老是靠墙走。过去，我们待老二也不薄，也问过良心了。别家有不如自家有。这事，就由我看着办了。唉，我到你们仇家十几年了，今儿才看出，你心里还是惦着老二。”说着，石榴花眼里溢满泪水。当然，这并非仅仅因为仇鼎盛想多给仇鼎盛几个，而在内心里，她今日觉得又高兴又酸楚，又隐隐地对张毓卿嫉妒，又对仇鼎盛有种怨恨。“我是觉得干啥也不要太过分。那天，老二去相亲，你就应该让他穿双新鞋去。结果，还是穿了旧鞋去的。平时，他还穿戴得精干，正到人前，你又不让穿戴，也不知你咋想的。”仇鼎盛低头，讷讷地说。“他穿新鞋的日子长呢。以后有人心疼的。我没让他穿新鞋，可人家照样有新鞋穿。”石榴花淡淡地说。她心里清楚，抑或，以后她和张毓卿是很要好的一对妯娌；也许，又是一对见面发火的冤家。从张毓卿骑毛驴的姿态，她明显地感到，张毓卿绝不是省油的灯盏……

躺下以后，石榴花久久地不能入睡。仇鼎盛“呼噜呼噜”的打鼾声，更让她烦躁不安。她伸手狠狠地推了一把，仇鼎盛的打鼾停歇了。但没过多久，仇鼎盛喉咙里“啞”地一响，又故伎重演。石榴花无奈，只得把被子拉起，埋住了头。

仇鼎盛回到家里时，张毓卿和猫猫睡下了。本来，今儿是他的新婚之日，他很兴奋，可一娶回张毓卿，还未把妻子送进家门，便被村长叫去了……他从衣兜里摸出火镰，暗里娴熟地用两块小小的岩石，其实是从山里特别寻找的，也叫火石，夹着硝浸过又晾干的布格英的经丝，也是山里一种特殊的植物，用破犁铧片子“啪啪”两下便打着了。仇鼎盛将冒烟的经丝按在一把柴上，又低下头，“噗噗”地吹着，不久，火便燃了起来。他点上油灯，躬身，在张毓卿头前，关切地说：“我回来太迟了，也不知你们吃过饭没有？我带回一碗羊肉，眼下正是羊跑过青的时候，不算太瘦。你和猫猫起来吧。”说完，他就用葫芦瓢舀了两瓢水，倒在一个破沿的瓷盂里，两手攥紧盂沿，就出门了。回头，又对张毓卿说：“我洗涮一下。你们快趁热吃了。”

张毓卿起来，其实她并没有脱衣服，是和衣躺着的，一直没睡……仇鼎盛叭嗒叭嗒的脚步，将她的思绪截断。那一瞬间，她心里有些恐慌，但又一想，毕竟是过来人了，又不是新人洞房的姑娘。她叫醒酣睡的猫猫，揭开扣着的大碗，将上面的三个大烙油饼用葫榛筷子夹到空碗里，夹一块羊肉送到猫猫的嘴边。其实，仇鼎盛一进家门，张毓卿便闻到一股羊肉的膻味，但她没有吭声。在仇鼎盛同她说话的时候，她只斜乜了仇鼎盛一眼。本来，她是恨仇鼎盛的，“我还未进门，就逮不着你的影了”。后来，听邻居老大娘一说，她才晓得，自然，心里憋得鼓鼓的气，一下消了大半，对仇鼎盛也另眼相待了。张毓卿也饿了，又禁不住羊肉香味的诱惑，看那上面沾着的绿葱，也引逗得她流出了口水。她又找了一双葫榛筷子，同猫猫一道吃了起来。仇鼎盛在院里边洗涮边说：“你们都吃了吧，我已吃过了。”张毓卿灰暗的情绪有了好转，心想，你倒会献殷勤，这还轮不到我照顾你的时候。吃过，在放碗筷的当儿，张毓卿才发现，锅台上放着一个白布包着的東西。她一提溜，挺沉，又一捏揣，方知是银圆。仇鼎盛用肩碰开门，端着空瓷盃进来。“吃了？今儿麻缠事太多，刚刚结了。嗯？这里面包的啥？”张毓卿说：“大哥来过，大概是大哥带来的。”仇鼎盛也提溜一下，说：“银圆？挺沉。大概有百儿八十吧。等一会儿，我们还得把它埋在个牢靠的地方。”张毓卿猜断，这就是娶她的彩礼。她拿起掂掂，又放下了。仇鼎盛笑笑，一看便知道张毓卿的用意，想知道数目，又碍着他的面子，不好意思去数。仇鼎盛便解开挽着的结，一枚一枚数了起来。“哦，七十一块。我还以为有个百儿八十呢。”仇鼎盛抬头想想，又说：“管它七十一还是八十一，横竖以后由你管了。”张毓卿一看仇鼎盛的模样，又听他说，就晓得他大哥给得并不多。“咋是七十一？”张毓卿想，真的应验了那句俗话，是“气死你”？张毓卿不动神色，问：“是大哥给你分的？”仇鼎盛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是，家里的事都由嫂子做主，肯定是她给分的。”停一会儿，仇鼎盛大概想到了啥，又补充说：“你不晓得，嫂子待人还是挺不赖的。”张毓卿没有吭声，话在心里闷着，看来这个石榴花蛮有心眼儿。她又想到石榴花那句刺人的话，不由得对石榴花多了一份怨